如歌如诉

吕舒怀

我刚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小屁孩儿一个，爱胡思乱想。比如，我喜欢女同学李惠心，很单纯、很朦胧的喜欢。她也住在大杂院三楼，她家在东头，我家住西头。早上，我常坐在自家门槛，望着她家，哼唱当年流行的歌："小粪车，我的好朋友，天天我拉着你到处走。我在前，你在后，天天拉着你到处走……"刚重复两遍，瞅见李惠心背着书包出来，拿钥匙锁门，沿着楼道走过来。我赶紧追上去，抢在她前面下楼，嘴里仍旧哼唱《小粪车》。李惠心急下几阶木楼梯，挡住我：你平时不讲卫生，不爱擦鼻涕，指甲缝里尽是泥，最像小粪车，我在你前边，你在后。我偷着傻笑，暗想：只要天天和她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回家，当"小粪车"也心满意足。

李惠心她爸常年不在家，妈妈当老师，白天她出入时脖颈上挂一串钥匙，用红头绳穿着，走起路来钥匙串左摇右晃，那模样十分优美。我想学李惠心，管奶奶要钥匙挂。奶奶说：我不出门，你用不着带钥匙。但我不甘心，翻胡同口土箱子，扒拉出一把不知谁家丢弃的旧钥匙，用线绳串起来挂脖子上。李惠心见了，忍不住乐。

话题扯远了。上音乐课，老师教同学们一首歌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，李惠心唱得很起劲儿，我决心学会，可歌词太长，练了很久，只记住两句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它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……转年，李惠心一家搬离大杂院，她去了别的小学上学。已经无法见着她了，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每逢清晨，我依旧背着书包坐在门槛等，情不自禁唱着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它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……蓦地，李惠心的身影在眼前晃来晃去。于是，我有了惊奇发现，唱歌能唤醒回忆。

1

我大约23岁左右开始初恋。实际上这么说并不准确，当时我不懂什么是爱，爱情好像很神秘、很令人向往，又如同尝试"第一次"所产生的好奇加惧怕。造化弄人，我同时对两个女孩儿产生好感，她俩疑似都喜欢我。当时我在前进皮鞋厂当临时工，学做绷楦。"临时工"意味着没有正式工作，低人一等，被街道派送到某个工厂"劳动"，干得好，干得长，有可能转为正式工人，倘若表现差劲儿，就有可能被退回街道继续待业。

那是个重新开始的年代，改革开放使一切充满新鲜和活力。毫不吹牛地讲，我算得上有志青年，怀着一点儿野心，一点点而已。可我并不知道自己很笨，光有倨傲的坏脾气和能打架的拳头，任嘛都不会。进工厂之后，我最大的愿望是盼着天天完成生产定额，名字登上工厂大门口光荣榜，借势转为拥有红色工作证的真正职工。我天生笨，心与手搭配不协调，想象很完美，而现实太差劲，绷好的鞋楦常常被技术员全部退回，然后拆了重来。带我的师傅是位骨瘦如柴的中年人，他指着我的鼻子尖，怒斥道：我从未见过你这么笨的临时工。尽管我明白拖累了他完不成生产定额，可他当众数落我忒伤面子。假如他年轻二十岁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照他鱼泡儿似的眼睛一记猛拳，打他个乌眼青。

我恨自己笨，"笨"仿佛是难以跨越的障碍。我制造出的残次品不断，我师傅已然没脾气了，他找到厂领导，坚决要求与我断绝师徒关系。我闻听此消息，气恨交加，气师傅"拿鸡毛当令箭"，恨自己给新时代年轻人丢面子，不如扎大河死了算啦。厂领导考虑我总得有人带呀，遂让同车间的齐红梅同我"一帮一，一对红"。

我说过我笨，笨人常常会萌发不安分的念想，那年头谁敢保证不曾有过一颗悸动的心？捆绑个性的东西松开了，心张开翅膀想飞。我不琢磨飞得多高多远，只为寻找另外活着的样子生存。在这种一心二用的情形下，我开始和齐红梅搭档"一对红"。她比我小三岁，两年前进厂当工人。我呢，病退在街道混日子，考虑我老大不小的了，街道派我到前进皮鞋厂干临时工。这么一说就清楚了，她虽然比我小，人家是正式工，正应了那句话：早进山门为师，晚入山门为徒。

齐红梅长相虽不出众，但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儿，中等个儿，圆脸大眼睛，梳两条短辫，系红头绳，身材够一流。在鞋厂，她的绷楦技术数一数二，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，照片稳坐光荣榜前三名。我对她别提多羡慕了。她对我也确实一心一意，但我依旧笨。齐红梅数落我：你傻呀，究竟想不想转正留厂？男子汉用心干事准能成。我很怕有人质疑我不像"男子汉"，开始改变态度，塌下心跟着她学。简短截说吧，我绷楦技术突飞猛进，不再制造残次品。我俩配合默契，连续仨月完成生产任务，一块儿上了"光荣榜"。齐红梅比我更高兴，中午在食堂小卖部用营养券，买了两盒"墨菊牌"烟卷奖赏我。绷楦车间使用化学鳔对人存在伤害，每个职工给发营养券，营养券面值两毛五，"墨菊"一盒两毛八分，她往里搭钱了。烟卷递我手里那刻，齐红梅挺严肃地说：你别骄傲啊，继续积极进步，咱俩比一比看谁先加入团组织。

在此之前，我还认识个女孩儿，仅仅一面之缘，但我对她印象深刻。

1978年春季里的一天，全国新华书店发放一批禁锢多年的中外名著，早上和平路新华书店排了很长队伍，她排我前面。当时也就七点多钟，书店九点开门，尽管心中充满渴望，可排队时间长腿发软。忽然，她转过头来，问我：你来买书啊？我觉着她问得奇怪，不买书难道买早点吗？她自知问得唐突，也笑了，又问：你在哪个单位？我说：前进皮鞋厂。然后她扭回头去。我俩的相识——就算相识吧，仅此而已。新华书店开门，大家蜂拥而入，我没再见着她的身影。在我印象里，她身材高挑儿，留齐耳短发，长一双朗星般晶亮的眼睛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各区文化馆举办业余文学讲习班，我报名参加了，因为那期间我急于离开"臭鞋坑儿"，寻找另外活法的欲望格外强烈。当然，我不曾料到她竟然在文化馆当辅导员。她姓高，比学员大不了多少，大家叫她"小高老师"。她的工作就是邀请老师给我们讲课，每天打开文化馆一间会议室，打扫卫生，生好煤球炉子以备学员取暖、老师沏茶。做完这些她静坐一旁，同学员们听老师讲小说、诗歌和散文。通常九点来钟下课，她一一收敛学员写的稿子，交给老师，末了锁上会议室。大概我与她曾有一面之缘，时不时搭讪一两句话，其他不存在任何故事。

男女之间发生故事需要契机，契机来得很快、很悲催——我和孙幸福打了一架。

2

孙幸福是厂子扎底车间职工，与齐红梅同学校毕业、同时进厂。他暗恋齐红梅，我哪知道呢。何况我和齐红梅仅为临时师徒关系，与他何干？一天下班，我上单位澡堂子洗澡，在外间屋脱光衣服，肩头搭条毛巾大摇大摆跨进浴室。真想不到孙幸福暗算我，事先还纠合扎底车间的俩同事帮衬。浴室雾气昭昭，我撩帘那刻，大腿被人绊了一下，本来地就滑，我顺势摔了个"大马趴"。我刚翻过身，一只臭脚丫子踩住我的胸膛，一个声音凶巴巴喝道：臭临时工愣充能耐梗，不许你跟齐红梅搭伴"一对红"。我当即看清是孙幸福，按照常理，我应该回答他："一对红"由厂领导决定，我说了不算，你说的更不算。但我恨他算计我，叫道：你找茬儿打架？他挺蛮横：对，你再跟小齐腻乎，我揍扁你！我不禁冷笑，论打架我堪称高手，他根本不是个儿。刹那间，我左手攥住他脚脖子，右胳膊肘猛击他大腿弯，他"哎呦"一声跪倒地上，我趁势给他右眼一拳，随后骑上身挥拳猛揍。一旁观战的俩同事拉偏手，硬把我拽起来。孙幸福捂着"熊猫眼"跑出去。我并不追他，站在莲蓬头下吹口哨冲澡。

第二天，孙幸福请病假没来上班。我猜他被我封了右眼，没脸见人。可事情并没由此结束。我端着一簸箩绷完楦的皮鞋送去扎底，孙幸福一个哥们儿拽我到一旁说：小孙愿意与你讲和，同在鞋厂工作说开就完了。他定规明天晚上在文化馆对面小胡同见面。我爽快答应：行啊。那哥们儿叮嘱：不见不散啊。我正欲转身离开，他又追着我说：你自个儿去得啦，别带外人！他这句话引起我警觉：小心为妙。

我从15岁偷偷摸摸学会抽烟，在厂里当人面不抽。此刻，我踱进孙幸福约定的胡同口，点燃一支烟卷四处逡巡，观察有无埋伏。这是一条死胡同，没住家，两边高高的墙壁，黑黢黢吓人，真是约架的好地方。天色暗下来，冷风嗖嗖，猛然间，我发觉胡同口晃动着几个不怀好意的身影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孙幸福拉帮结伙堵我。光棍不吃眼前亏，我急中生智，靠墙角解开裤扣假装撒尿。他们"呼啦"围拢过来，一个壮实家伙问我：你是叫刘根吗？我摇头。他又问：干嘛哪？我说：撒尿。趁他们疑惑之际，我迅疾跑出胡同。那几个人察觉上当，吆喝着拼命追我。我无路可逃，一头钻进对面的文化馆。于是，我撞见了文学班辅导员高昕。

契机大多始于意外。我与小高老师意外相遇，我惊慌失措地对她说：小高老师，几个流氓追我，我想找个地方躲躲。她也瞧见文化馆门口堵着几个壮汉，赶忙从衣兜掏出一把钥匙，说：你去我家躲一会儿，在文化馆后面那条马路，贵祥里12号。从后门走。我顺从她指引，穿过后门到马路，很顺利地找着她家，踩着"吱吱呀呀"作响的木楼梯攀上二楼，一间挂布帘的小屋锁着门。拿钥匙打开门，一股檀香皂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屋内摆设过于简单，不像常住人的样子：一张双人床、一个书桌、一把椅子、一副脸盆架，架上一只空脸盆。我余悸未消地坐在椅子上，书桌上有一台双喇叭录音机，旁边有牛形陶瓷摆件。独自待在外人家里，我寂寞难耐，摁下录音机播放键，里边传出优美的歌声。

估摸危险已排除，我撤身出来锁好门，赶回文化馆交还钥匙。高昕并不探听我为何被流氓追打，微笑着说：钥匙先放你那儿吧，我还有一把。我住我妈家，不常去小屋，偶尔周末去一趟。你可以在那儿看书、写稿子什么的，挺安静，无人打搅呢。接受女孩儿房间钥匙意味着什么？应不应该？我全然不懂，在我的认知里，属于该与不该之间。所以我傻了吧唧地应道：好啊。

听齐红梅说，孙幸福上班了。我直接朝他走过去，威胁性地举拳头指指他，孙幸福怕了，朝我敬个礼。看样子，我俩的恩怨就此结束，打架总归不算好事，谁愿意声张出去？况且我更怕，临时工打架，赶明儿准把我打发回街道。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，齐红梅知道了。她在男茅房门口堵我，质问道：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，你怎么动手打人？我把事情原委对她讲了一遍，她恍悟道：我原谅你。因为你是为了我嘛。

3

有一天上班途中，我发觉被人跟踪，不禁联想孙幸福又找我麻烦。我快骑，身后那人也快骑；我慢行，那人同样放慢车速。到厂门口，我猛然刹车，那人来不及躲闪，险些撞上我，原来是位中年妇女。女人问我：你叫刘根？我说对。她从车把摘下一个网兜，兜里装着铝饭盒，说：你把它给红梅。说完，骑车走了。在车间，我将网兜交给齐红梅，她惊讶地说：我带饭了。我妈真多事，这份你吃吧。我没多想，吃就吃，反正省了食堂饭票。打那儿开始，小齐她妈隔三差五在厂门口送午饭，那份饭自然成了我的美餐。我不傻，小齐她妈"贿赂"我，用意明显。为了表示自己聪明，我对齐红梅显摆说：你妈对我好，想让我和你搞对象对不对？小齐脸蛋红云一片，说：你明白就行，乐意不？我说：有好吃的，干嘛不乐意？我轻而易举地答应"乐意"，她妈却不再送饭了。

赶上歇班日子，我潜入高昕那间无人的家，享受檀香皂的香气和宁静。她猜测我可能光顾，特意打扫了小屋，光洁如新。我产生一种感动，感动随后变成灵感，灵感又催生写小说的冲动。拉开书桌，里边正好有稿纸和圆珠笔，我一口气写了好几千字。憩息时，放了盘磁带听。夕阳余红染黄窗帘，我才起身离开。

周末傍晚，我去文化馆文学班，顺便带着那篇稿子。稿子改了五六遍，标上题目《不平静的思念》。小高老师以洞察一切的口吻，问我：今天带稿子了吗？给我。待会儿请辅导老师提意见。我掏出稿子递到她手里，令我惊喜的是辅导老师对《不平静的思念》评价不错，说，不妨拿出去发表。辅导结束后，高昕说：我帮你推荐吧。从她的眸子里，我捕捉到希望的闪光。

我开始盼星星、盼月亮似的盼了俩月，《不平静的思念》如泥牛入海无消息。在文学班碰到高昕时不好意思追问，她也闭口不提。我情绪沮丧，以为自己不是当作家的料儿，还是乖乖做皮鞋吧。那年冬天，"一对红"搭档齐红梅调到厂技术组，我耍了单儿。古怪的是我绷楦技术一路下滑，残次品频频出现。小齐心急如焚，跑到帮工车间批评我不上进，整天吊儿郎当，干嘛嘛不行，吃嘛嘛香。照你这样儿怎么留在鞋厂？我耷拉着脑袋，羞愧难言，难道我废物得不可救药？写小说不行，转正没希望，两条活着的路全走不通？

冬季快结束时，下了场大雪，漫天雪花飞舞。年底最后一期文学班结业了，高昕却没来。散班后，辅导老师将一张字条交给我，打开一看：你的小说《不平静的思念》，将发表于《新港》杂志明年一期。祝贺！高昕。我反复看了几遍，确认无误，不禁欣喜若狂。晚上，我约请几位文学班文友去火锅店喝大酒，白酒、啤酒套成"炸弹"喝，我酩酊大醉。

醉酒常令人做出荒唐举动。夜深时分，同文友道别后，我突然产生一种冲动，到高昕的小屋待会儿。脚踩"咯吱咯吱"作响的积雪，一步一晃走向文化馆的小街，跨进漆黑无人的贵祥里胡同，登上二楼，掏出钥匙开门。门开了，瞬间我吓得酒醒一半：双人床上睡着人，不止一个——俩人，厚厚棉被覆盖下发出轻微鼾声。

我慌乱不堪，蹑手蹑脚往门外退。陡然，灯亮了，高昕披件棉袄坐起来。她"嘘"了一声，指指身旁依然酣睡的人，让我别吵醒他。甭提我多尴尬了，朝她连连摆手，想说：我多余，我走。高昕溜下床，拉住我说：他感冒发烧刚睡着。我紧张至极：你放我走，他一醒，麻烦可大啦。高昕轻声笑了：床上是我儿子。虽然酒醒一半仍犯迷糊，不该问的也问：他呢？怎么不在家？"他"明显指她丈夫。高昕并不恼：你查户口啊？我单身带孩子。

屋外寒风呼啸，屋内温暖如春。我浑身不自在，高昕倒杯热水放在桌上：瞧你满嘴酒气，喝多了酒胃口多难受，喝点水解酒。我"咕咚咚"一饮而尽，抹抹嘴角，匆忙告辞。她不强留，叮嘱我说：外边天冷地滑，你骑车小心！我踉踉跄跄奔出贵祥胡同，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，索性坐在雪地上胡乱琢磨，其实什么都没想明白，心空落落的像酣睡的城市。

4

那时自我感觉良好的我，急于想弄清哪条船让我登船，或者说我乐意上哪条船？后者尤为重要。怎么判断呢？凭心跳。比如，拿齐红梅同高昕相比，见高昕时心跳更剧烈。我决定先试水高昕，敞开窗户说亮话。借口好找，高昕帮我推荐的小说发表，我趁答谢她时借机行事。一天，我提前到文学班，抽空对她说：明天中午我请你吃西餐。高昕答应很痛快，又问：平白无故请我干嘛？我说：感谢你为我推荐稿子。她闪动着美丽的睫毛：我有个条件你得答应，我带人一块儿去。我本心约她自己，她偏要带外人，我心里别扭，但话已出口，只好咬着后槽牙应声：好好。

转天中午，我俩在文化馆门前集合，双双骑车直奔西餐厅。进门后，一张餐桌"呼啦"站起五六个人欢迎我们。妈呀，高昕约了这么多朋友。更让我暗咬后槽牙的是，他们不经我同意，已经点满一桌子菜，中间还有个又圆又大的蛋糕。挨宰啦，我心里打鼓，口袋里钱到底够不够。我被摁在主位，没错，付钱的位置。高昕紧挨我身旁，幸福如玫瑰花在脸上绽放。

他们亲热地喝茶聊天，我如坐针毡，借口方便一下溜出来，到前台询问那桌饭菜的价格。服务员说：120元，蛋糕30元，一共150元。我直嘬牙花子，身上只带了10张"大团结"，喃喃自语：差钱哪。服务员说：先生，已经结完账了。我不禁错愕，闹半天今天主角非我，我仅为陪客，钱不用我掏。我雄赳赳、气昂昂返回单间，高昕笑盈盈对我说：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和五妹，今天我过生日，我说请你一起来，他们特别高兴。我又蒙圈了，她一家人庆生，我误打误撞搅和进来，算哪棵葱，竟然还坐主位？

一场庆贺高昕26岁生日的聚会，成了欢迎我加入的迎亲会。高昕的哥哥和小妹超常规的热情，纷纷往我盘子里放蛋糕、布菜，轮番敬我红酒。大哥略带歉意地对我说：家父也想见你，只因身体不适来不了。下次请你去我家。关键时刻我不迷糊，高昕亲属的种种表现，意义重大——拉我进入他们的家庭。分手时，我向高昕说：你的家人待我真好。高昕抿嘴浅笑。

我曾经好奇且恐惧的恋爱，似乎水到渠成，可惜，我妈将我的初恋化为泡影。我妈常常唠唠叨叨地探问我搞上对象了吗？心里有没有中意的女孩儿呀？要不妈托朋友替你踅摸，拿女的照片让你选？我误以为她催婚催烦了，我信誓旦旦告诉她：相好的目前有两个，一个和我同厂，一个在文化馆。其实我妈试探我，听我说同时和俩女孩儿谈恋爱，勃然变色，像警察审臭贼那样审我，逼问我口供，我交代个一清二楚。听罢，我妈忽然抹眼泪：儿子，你心真大呀。眼下工作没个着落，你哪有资格谈对象呀？明年社会开始招工，等你有了正式工作再找对象不迟。你年纪不小啦，凡事动动脑子，你相中的她俩成不了。前一个人家肯嫁个临时工？后一个比你大，还是结过婚的"拖油瓶"——我不同意！

初恋如此被我妈轻而易举地注销掉。她一番话点醒梦中人：不管我情愿不情愿，我与爱情相距还很遥远，因为我条件不达标，缺乏恋爱"资格"。

过年不久，我在前进皮鞋厂的"临时工"生涯匆匆结束，被退回街道继续待业。离开皮鞋厂那天，团支部新批了几名团员，齐红梅也在其中。小青年们聚集到齐红梅家庆贺，小齐她妈做了一桌子菜，大部分是我爱吃的。大家喝酒嬉闹，孙幸福和齐红梅紧挨着坐，旁若无人地调笑。我被冷落一边，待下去觉着没意思，抽空偷偷溜出来。

春光明媚，我奔向高昕那间小屋。我不敢贸然开门进屋，轻轻叩门，无人应声，这才拿钥匙开门。里边清洁如新，檀香皂香气依旧。寂寞地坐在椅子上，我感觉从未有过的孤独，顺手打开了录音机："再燃一根烟就离开你，过去的尝试都已过去，再燃一根烟就放弃你，虽然失败，我曾努力。"我的心跟着默唱，眼泪挺没出息地悄悄淌流。

不忍继续待下去，我关了录音机，掏出高昕送我的她家钥匙端详半天，铝制圆柄，刻着两个字"永固"。我慢慢放在书桌上，决然离开。

平庸的日子似湍急河水流逝。几年后，我进了一家合资企业，与单位人事部门小于相处不错，经同事撮合成婚。听说齐红梅已和孙幸福结婚，却一直不知高昕的消息。时间会消磨记忆，令人忘却许多，包括初恋。听人说：初恋不过一场练习曲，成者唯十之二三，我用这句屁话安慰自己。

前年的一天，我下班开车途中，老婆打手机，让我顺路买些水果。超市门前车多，没车位。恰好旁边有家水果摊，守摊儿的半大老头儿同我年纪相仿，那老头儿属于"怀旧派"，老旧的"砖头"录音机正播放老歌。我停车走过去，挑了几样水果，称重付钱，正欲走开时，无意间扭头，远见超市里走出个熟悉的女人身影：齐耳短发，穿件黑呢子大衣，推辆购物车——高昕！千真万确是她。高昕不曾发现我，将买的东西装进轿车后备箱，驾车而去。

在我愣怔工夫，卖水果老头儿的录音机，播出那首老歌《再燃一根烟》："也许当我离开你，你也不会太难过……虽然说是不在乎，我却怀念……"随之，遥远的往事一桩桩从眼前闪过。顿时，我感觉眼窝湿热，似乎证明一个老男人曾经爱过，尽管错过，也确凿无疑地爱过……

质朴性情 高蹈超然

——追忆陈振江先生

江沛

2022年11月3日，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著名学者陈振江先生病逝。受疫情影响，先生身后之事从简，就这么悄悄离开了我们。消息传来，在亲友和学生的心中，激起的思念与感慨却如波涛一般绵绵不绝。

泪目的记忆

我是1982年进入南开历史系学习的，大二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就是陈先生亲授。陈先生病逝后，我们班同学在微信群里谈及陈先生时，除对其道德文章多加推崇外，几乎一致性地提及陈先生给我们上的中国近代史课程，皆称印象深刻、令人难忘。

当时课程是在八里台校区主楼的328教室上的，可容纳近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。随着陈先生带有河南口音的授课，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了同学们的眼前。

在讲到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时，陈先生充满激情地讲述了教会的强势、民众的屈辱与抗争，法国领事的无理引发众怒，民众火烧法国天主教堂望海楼……他的声调抑扬顿挫，时有哽咽，眼眶微红，泛起泪光。

被带入历史场景的同学们，遽见授课老师如此激动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心灵却深受震撼。此时，课堂上没有响起掌声，但爱国情感、历史自觉却犹如自天而降的种子，植入学生心间。邢富华同学回忆道：仰慕陈先生的学问，更仰慕陈先生的真性情！先生的那一次哭泣，是四年南开留给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！

历史研究需要理性分析诸种因素，但描述由人的言行塑造的历史场景，却不能也不应缺乏人性与激情。最好的历史教育，就是在激情传递中，以理性打动听众，激发他们的思考并从中受益，进而实现"读史使人明智"的根本目的。陈先生的激情一哭，传承了南开的爱国传统，也让众多学子获得了历史认知！

带我开眼界

1989年之夏，在业师魏宏运推荐下，我留校任教，与陈先生同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。

最初，作为晚辈的我，曾认真去听了先生的部分研究生课程，也时常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，曾在先生主编的《南开史学》上发表拙作而倍受鼓励。当然，我也要为教研室、学科做许多辅助性工作。性情爽快的陈先生开玩笑地说：小江是个筐，什么都能装。虽然劳累，但我在各类杂务工作中迅速熟悉了学科情况，借此熟络各位老师、增进交流并提高业务能力，所获不菲。

1997年11月，陈先生带我第一次出国访问，赴韩国的仁荷大学参加国际交流，受益良多，与日韩学者也建立了联系。第一次跨出国门，自然处处新鲜。在国际航班上兴奋异常地写着心得。站在汉城(现称首尔)的人行天桥上，看着夜色中宽阔大道上的滚滚车流和红色尾灯，生出无限感慨，遥想中国何时会有如此景象。

12月，经陈先生力荐，我赴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，与香港青年学者建立起长久的交流关系。休会期间，我们登上太平山俯瞰维多利亚湾的壮观风光，进中环体会圣诞节前众人扫货、游客如织的场景。时值香港刚刚回归，百业兴旺。开放香港所表现出的活力，令人对邓公倡导"一国两治"政策的高瞻远瞩倍加折服。

今天，出境学习与交流已非新鲜。但在上个世纪末，青年学者出境面临经费等诸多限制，若非名家推荐，获得资助极难。陈先生曾说，出国看看，不只是图个新鲜，而是要与不同观点进行交流，在学术视野上借鉴拓展。他以晚清重臣李鸿章、郭嵩焘等人，何以在保守氛围中突围并致力洋务运动为例，说明中外文化交流的价值，强调对任何进步、先进事物的接受，不仅要细致观察和理解，身体力行才是最重要的。

此后，我逐步拓展渠道并展开了独立的国际交流，先后去过多个欧美和亚洲国家，眼界与格局由此打开，并深受其惠。我也尽力推荐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国际会议和对外交流。看着他们的成长，我越发感佩陈先生的眼界，也为自己在学术关键期得到陈先生提携而深感荣幸。

点拨与托举

至今想来，正是得益于南开史学的平台，得益于先生的提携及点拨，我才得以在学术境界上有所进步。

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，陈先生主治晚清史，我则潜心于民国史。陈先生见我总讲：小江，要系统地熟悉一下晚清史，不然对民国史的理解就会失去根基。此后我在华北区域史的研究中才对这些话的价值渐有体会。一个时代变革的因素诸多，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考察，如果连历史学科内部都弄得畛域分明，不贯通其发展进程，不深究其内在逻辑，必会出现问题。

1994年，当陈先生邀我参加其主持的《百年风云》著作编写时，我愉快地答应了。在与先生合作中，我学着去宏观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体系及特征，学着贯通思考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及问题，对我此后展开贯通性研究极为有益。1995年，《百年风云》发行十余万册，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"五个一工程奖"，同时获得天津市哲学社科成果荣誉奖。

1997年，著名史学家张岂之先生获得教育部"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"重点项目的支持，出任《中国历史》五卷本总主编。后来张先生告诉我，正是此前陈先生编撰的《中国近代史》声誉卓著，他才决意将晚清民国卷交由陈先生主持。当陈先生邀我独立编撰民国史部分时，我仅是30岁出头的青年副教授，贯通性的学术功底较浅，心中忐忑不安。陈先生只说了一句话：有我呢，你能行。这句话给了我一些自信，也让我没有退路。

此后三年间，我主要的科研工作就是这个项目。在陈先生的敦促和点拨下，我对民国史的规律、特征进行了系统性思考，那是我学术上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。2001年，由陈先生和我共同主编的《中国历史(晚清民国卷)》正式出版，直至2021年，这个版本先后印刷了20余次，被几十所高校历史系用作专业教材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声誉。2005年，《中国历史》五卷本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。

与陈先生合作，我自然会多聆听其教诲，也会多读他的论著。先生治中国近代史，立足于这一时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点，他对严复《天演论》的研讨、对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传播的理解、对洋务运动与近代文明构建关系的考察、对义和团运动的反思、对于洋务派人物李鸿章、郭嵩焘及严复等人内心世界的探究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陈先生的视野中，既看到了中国近代史饱受侵略、被迫开放的屈辱一面，也呈现出了中国人面对"千古未有之变局"克服偏见、追求现代文明的积极一面。陈先生不只停留在对列强侵略的谴责、对不屈民族特性的颂扬上，更看到了中国明智接受新文明的理性，强调后者才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、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。陈先生的论著推动着学术界更加重视国际化因素、经济与技术对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重要性的认识，也是启发我此后进入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启蒙之光。

一个让人怀念的老师，首先要是道德文章堪称一流的智者，但更应是能开启学生思路、拓展其视野、提升其境界的启蒙者。作家柳青曾说，人生之路的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。于我，关键之时恰有陈先生这样的智者点拨与提携，何其幸也！

行文至此，脑海中跳出徐志摩的名诗："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；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"陈先生晚年患病十余年，痛苦莫名，如今撒手西去，也是解脱。他悄悄地走了，没有带走什么，却留下了厚重的思想与学术遗产，引人哀思。如此质朴性情、提携后生的智者，"教我如何不想他"！

作者简介

江沛，南开大学英才教授、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，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，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、天津历史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。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、政治史的研究。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〇二期

本版题图 张宇尘